

绿痕◎著

众神梦记

众神梦记之 HUANGQUANMINGHUO

黄泉冥火

『少女奇幻大师』绿痕，2006年度
隆重献飨——『新概念神话』名典

大漠里的风沙掩盖了你的伤心，时光的洪流则淘净了我的过去，
如今的你，面无表情地藏起了记忆，
而我的心，则仍沉睡在百年前无法苏醒。
在你我的背影里，都躲藏着一则难言的故事，
或许是宿命，又或许是命运。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众神梦记之
绿痕◎著

黄泉冥火
HUANGQUANMINGHUO

众神梦记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泉冥火/绿痕著. 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3

(众神梦记)

ISBN 7-5007-8009-5

I. 黄... II. 绿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370 号

HUANG QUAN MING HUO

 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海飞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责任编辑: 汪露露
特约编辑: 苏霞
责任校对: 刘占生
装帧设计: 花雨
美术编辑: 彭鹤
责任印务: 李书森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总编室: 010-64035735 传 真: 010-64012262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时尚印佳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: 新华书店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7
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字数: 120千字 印数: 1-6000册

ISBN 7-5007-7707-8009-5/I·743 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1

你知道吗？

走在你身后，仰首看着你的背影，我这才发觉，我们的身影是如此相似，就如同你背后的足迹，皆是我此刻的一脚一印。

大漠里的风沙掩盖了你的伤心，时光的洪流则淘净了我的过去，如今的你，面无表情地藏起了记忆，而我的心，则仍沉睡在百年前无法苏醒。

在你我的背影里，都躲藏着一则难言的故事，或许是宿命，又或许是命运。

你曾说过，被命运所左右的人，只你一人就够了。

当我的眼泪被你擦干了时，那你的呢？是否还依然被你深锁在心底？

倘若一个人只能叹息，那么两个人在一起，或许就能多点勇气面对困境。因此请让我走进你的故事里将你抱紧，我将会专注地为你侧耳聆听，无论是在何时，或是何地。

你知道吗？

人生就像一出戏，在这出戏里，要想获得完美的结局，也许我们彼此还需要一些努力，以及，一点运气。



“就花咏吧。”

站在窗边的女娲，听了后，缓缓侧过身看着向她说出人选的圣咏。

圣咏接着说出不得不作出此决定的原由：“花咏自小就跟在殿下身边，身手也是咱们姐妹中最好的，殿下要交托冥斧，她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

“你们的意见呢？”女娲看着两旁的歌咏与絮咏。

歌咏无言地别开脸庞，而絮咏，则是压下喉际的哽涩，紧紧交握着十指。

她按捺着情绪，“就算——就算到时只剩她一人，我想，花咏会想出法子的——”

金色的艳霞洒落在女娲的脸庞上，女娲沉默地看着她们三姐妹，半晌，她叹了口气，转首看向窗外冉冉上升的晚烟，白色的暮烟缓缓朝天顶爬去，更衬出身后有如燃烧般的霞彩，一抹草原上晃动的影子融入了血红的晚霞中，女娲定眼细看，看到了那抹即将孤单的身影。

风翻草叶声细碎如涛，一波波的草浪，不止歇地自远



处一阵接一阵吹至面前，浑然不知身后有一双眼正看着她的花咏，牵着马儿站在原上，远处辉煌瑰丽的夕日，在每一片草叶上闪烁成刺目的碎金。

往常因为忙碌，她很少能像这样定下心来看着日落，但今日看着那轮总遭人忽略的夕日，那些一直埋藏在心底的心事，就在晚风的吹拂下，悄悄被吹出她的心坎，她凝望必须微眯着眼才能直视的夕日，感觉它就像他们神子般，虽是灿烂，却也已到了尽头。

不久前，在神子与人子局势紧绷的状态下，帝国皇帝突然派出六器将军们，分头朝三道与帝国国境内的神子进击。神子因长年统治中土，手中所得一切尽是人子所供给，然而神子所仰赖的并非兵力，而是神迹与血脉，因此在兵力这方面，三道远远不及帝国，又因神子长年来皆靠人子侍奉，在享受尽了一切之后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因此别说是捍卫领权了，那些神子根本就无法与人子对抗。

倘若这一战后，神子只是失去中土的统治权倒也罢了，怕就怕三道一旦战败，神子不是遭积怨已久的人子赶尽杀绝，就是将全数遭人子逐出中土外。

为了因应此况，天孙与海皇在前来同女娲会商过后，已分别加入战局护卫神子，可是她从近来寡言少语的女娲脸上可看出，眼下就算三神皆加入这场两界之战，神子能够保住现状或是击败人子的机会，仍是小之又小，因天孙

与海皇虽剽悍，但也只有两人，纵使加上女娲一人，恐也不足以领着不善战的神子击退训练精良的帝国大军。

听姐姐们说，近来女娲已在考虑地藏神子们的退路，正私底下另觅地藏三国的栖身之地，如此一来，就算神子战败，那么日后即使地藏的神子们被逐出中土，也不至于流离失所。

曾几何时，统治大地的神子，必须放弃手中握有的一切去思考退路？他们这些先祖是自云端降下的神子，又是怎会落到这种田地？

远望着缓缓下沉的夕阳，花咏想起了那些逃离帝国的神子，在来此投奔女娲时，每个人都口口声声央求女娲展现神迹，将造反的人子们打压回原本的奴境，好让神子重握统治大权。

那时站在女娲身边的她很想问，为什么神子在快失去时，仍旧不懂得反省与后悔？假若神子不视人子为奴，只贪享乐不问付出，崇神敬神的人子怎会有反心？他们又何须担心将无根可归？可在那些人的眼里，她没有找到半点自省，她只找到了对权力的无限眷恋。

一种，很让人心凉的答案。

面对贪得无厌的神子，她不知女娲是怎么想的，但那时女娲脸上的神情，是自小跟在女娲身旁的她从未见过的。在女娲那张沉肃的容颜上，自责与感慨偷偷渗入了其中，可女娲并没有对那些力主她出战的神子说些什么，女



娲只是一径地保持沉默。

在那片沉默里，她可以感觉到女娲或许是两难的，可身为地藏的精神领袖，女娲无权拒绝神子的请求，也不能眼睁睁地弃神子不顾。且在帝国已对神子宣战之后，如今女娲更是已势成骑虎，为了神子们，女娲没有机会对这场两界之战说“不”。

微凉的晚风拂上她的面庞，花咏静静地看着西方的天空由绯红转为黯淡，残霞很快地遭黑暗吞噬，遍布天际的星子悄悄在夜色下露了脸，挂在天边的那一端眨眼凝视着她，像在问着她的心事，以及探问着女娲，那紧闭着唇不肯透露的心事。

身旁已吃完草的马儿轻蹭着她，她回过神，拉起缰绳转身朝女娲宫走去，将她的心事，全数留在身后那片被风吹得一刻也不能安定的草原上。反正，日子不就是这样，日日待天明，日后还有无数个明天可让她去堆积心事，但她却不知，他人带不走的心事，正似另一波凝聚在宫中的巨浪，准备袭向一无所知的她。

“花咏。”

回宫打点完女娲身边的琐事，与她所负责的职务后，累了一日的花咏，梳洗完才想上床时，就见她的三位姐姐全都挤进她的房里。

“怎么你们都还未睡？”她纳闷地看她们一个个都爬上她的床榻，找着位置窝好了后等着她。



“想同你聊聊。”歌咏勉强挤出笑容蒙混过去。

看着三位姐姐反常的模样，她虽有些怀疑，但看她们的样子似乎也不想告诉她，于是她也没多问，就照她们的意思上榻，坐在她们身旁漫无目的地聊了起来。只是没过多久，她即发觉，她说得愈多，三姐絮咏的眼眶就愈红，二姐歌咏也就愈沉默，只剩下仿佛当她要出远门般，不知为何一直在向她叮咛种种琐事的大姐圣咏，仍哽着声不断地在提醒着她，最后在她质疑的目光下，连圣咏也跟着变得沉默了。

她不解地看着圣咏脸上依依不舍的模样，向来不爱哭的絮咏也哭了，在她伸手想为絮咏拭泪时，圣咏一把拉来她的手紧紧将它握住。

“答应大姐——”踌躇了许久，圣咏低哑地启口，“无论日后发生何事，你都会笑着面对。”

“大姐？”没头没脑的，她说什么？

“答应我。”

“好——”虽不明就里，为了她慎重的神情，花咏仍是应了下来。

在另外两个妹妹纷纷撇过头拭泪时，难忍不舍之情的圣咏，哽咽地将她搂入怀中，紧紧环抱住她的双臂，就快令她不能呼吸。

她皱着眉，“大姐，你弄疼我了。”

“好孩子，一切就拜托你了——”

带着哭音的耳语，穿梭在她的耳际，假靠在圣咏的怀中，花咏不知自己究竟是被托付了什么，但当圣咏藏不住的泪滴落在她颊上，冰凉地滑过她的脸庞时，分不清是哪来的心慌与不安，如同那滴泪般滑过她的心房，她不由自主地抱紧了圣咏，温暖的体温与心跳令她有些昏沉，她合上眼，不愿再多想，任疲惫将她卷入浓浓的睡意里。



百年后。

“日后，黄泉国就交给你了——”

梦中的身影，按着他的颈后对他这么说着，此时熟悉的黑暗，似黑色的潮水波波不断地向他涌来，掩盖过了他的双脚，泛至他的胸口，他动弹不得，颈后那只倾全力抓按着他的大掌，指尖深深地陷进他的肌肉里，不肯让他逃避，他怔然地看着那张愈靠愈近的脸庞，可它忽明忽暗，怎么也看不清，他试着开口响应，喉咙里却挤不出丝毫声音，无限地伤痛——

刺耳的铜锣声惊扰了夜魅，生生地划破了夜晚编织的静谧。马秋堂自榻上一跃而起，聚在额上的冷汗滚落至他的衫上，点点湿透，像是梦中残留的痕迹。

紧急的呜咽声一阵接一阵，声声催人魂，马秋堂飞快地将先前的梦境抛诸脑后，利落快速地着衫，才跑至门边



打开门扇欲出去，就险些撞着了急急忙忙来报讯的药王。

“矿脉出事了！”也是一脸惶忪的药王，神色紧张地跟上已经先走一步的马秋堂。

心底有谱的马秋堂没回答他，只是加快脚下的步伐走向宫廊上的窗口，赶时间地自窗口跃下，落在院中后，直奔向火炬丛丛的宫门处，翻上已为他备好的坐骑，与跟在他身后的药王一同策马疾驰向位在南门外的矿脉区。

当他们抵达时，乱成一团的现场杂音此起彼落，许许多多夜半不睡的矿工群聚在新矿矿口，马秋堂挤过脸上写满慌乱的人群，在一片嘈杂中扯开了嗓子。

“发生何事？”

“坑道塌了！”刚从坑道中冲出来，灰头土脸的监工一见到他，随即冲口向他大叫。

马秋堂冲至他的身旁，探首看向里头土石正在塌陷的坑道一会，再抬首看着顶上矿口，发现唯一的出路情况也岌岌可危，细小的碎石纷纷自上头落下，看样子随时都有可能塌下。

他一把拉过监工的衣领，“里头有多少人？”

“里头大约——”监工六神无主地伸出颤抖的手指数算着，“大约有四个负责夜巡的矿工——”

岩石破裂的声音突自矿口的一旁传来，众人转首一看，一颗巨大的落石正自上头落下，马秋堂迅速推开身旁的监工，在落石坠落至顶上时探出一掌将它击碎，就在这



时，矿口里头的坑道传来第二次崩塌的巨大声响，马秋堂两眼一眯，赶在坑道被两旁塌落下来的岩石压毁堵塞住了矿口前，动作飞快地冲进坑道里救人。

正忙着派人取来支架撑住矿口不让它太快崩坏的药王，不经意瞥见他不要命的行径后，气急败坏地将用来撑住矿口的巨木扔下，紧随着马秋堂身后也冲入落石宛如雨下的坑道里。

站在外头被他俩吓白了一张脸的幽泉，连忙命所有人上前，顶着落石，尽力撑稳防止坍塌的木架，以求让他俩能赶在整座矿坑全毁之前来得及逃出。

像是闷雷密集打在坑道里头的轰隆声响，一声接一声地自坑道里传出，满头大汗的幽泉奋力撑住木架，忧心如焚地频看向里头，盼着能快点见着他两人的身影，当剧烈的倒塌声如惊雷自坑道里响起，宛如潮浪般一涌而出的大量碎石与烟灰，集体自坑道里冲向矿口时，他总算看见两手臂膀上各抱挂着一名矿工的马秋堂，抢时间地奔出矿口，并回身朝里头大喝：“药王！”

“来了来了——”两手也挟带两个人奔出来的药王，才踏出矿口，位于矿口上方脆弱的盘岩，即如雨下地轰垮了下来，大量碎岩所产生的烟尘，瞬间将广大的矿区笼罩在一片灰雾里。

在将抢救出来的矿工交给一旁的人后，一脸尘灰的药王瘫坐在一地碎石中不住地咳嗽，好不容易顺过气，他一

手按着胸口忿忿地抬首，头一件事就是找那个老是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马秋堂算账。

他火大地指着马秋堂的鼻尖大吼：“你行行好成不成？下回你若要玩命，可不可以通知你表哥我一声先？”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，像这种不要命的事留给别人做就行了，他以为他们黄泉国还有第二个国王吗？

马秋堂不以为然地膘他一眼，“我一直以为你有九条命。”

他恨恨地咬着牙，“那也已经被你玩完七条了——”他这种奉安全至上为典范的人，哪会去做这种不要命的蠢事？还不都是这个从不收敛点的小子害的。

“幽泉，将伤者送进宫里。”马秋堂没理会他没完没了的鬼叫，只是朝幽泉弹弹指。

“是。”

许久过后，漫天烟尘逐渐散尽纷纷落地，现场的伤者也被抬上车送回宫内治疗，留在原地未走的药王，弯身拾起一颗碎石将它扔向崩塌成一团的矿脉洞口，一想到花费的数月心血，就这样皆毁于无，他不禁心情恶劣地大大挂下了一张脸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这座矿脉看来是挖不得了，你说咱们——”未说完的话语，骤止于远处那个走近的人影身上。

正在思考该不该从别处再开个矿口，或是就此放弃这



处矿脉另采新矿的马秋堂，在他停下话时，好奇地看着他那张突然变得更臭的脸。

药王以肘撞撞他，“喂，麻烦又来了。”

他侧首一看，不悦地发现，在九原国亡国后即暂栖在他宫中的牧瑞迟，平日不肯安分地待在宫中当他的贵客也就罢了，总爱无视他的命令擅闯国境，四处打探黄泉国的种种，而这回，竟还在夜半堂而皇之地来到地藏的命脉矿区。

马秋堂眼神中透着冷冽，“我记得我可没允许你来这。”

无视于马秋堂不善的冷脸，和一旁药王的白眼，牧瑞迟在他们的前面止步后，将身子站得笔直。

“我非见你一面不可。”这些日子来每当他想见马秋堂，马秋堂不是借口公务繁忙，就是派药王直接打回票不让他见上一面，他再迟钝也明白，马秋堂对九原国被灭一事根本就是有心推托。

“有话改日再说。”马秋堂听了就想走，伸手朝旁一弹指，“药王，差人送他回宫。”

“不行！”牧瑞迟口不择言地在他身后脱口大喝。

当下马秋堂欲走的脚步顿了顿，原本不善的脸色更是阴沉了几分，他转过身子，走至牧瑞迟的面前问：“不行？”在他的地头上，姿态还摆得比他高？

“你究竟何时才要为我九原国报仇？”再也不想待在

他国接受他人援助的牧瑞迟，一心急着要复国，但在复国之前，他更希望马秋堂能够替他一报国仇家恨。

马秋堂挑高两眉，“为贵国报仇，是我黄泉国的责任？”会收留九原国遗族，纯粹只是基于同情，啥时起九原国的血海深仇也成了他的家务事？

“身为地藏三国，难道你要袖手旁观？”牧瑞迟不但说得理所当然，还紧咬着他曾说过的话不放，“是你亲口对石中玉说过，九原国这仇，地藏定会报！”

马秋堂不疾不徐地提醒他：“所谓的地藏，并非单指黄泉国。”同情归同情，身为一国之主，他可不能不考虑到现实层面。

听懂了他在文字游戏上的推托之词，牧瑞迟的表情瞬间变得阴晴不定。

不想太过直接刺伤他的马秋堂，勉强捺着性子向他解释。

“眼下若对帝国动兵，对地藏极为不利，他日就算要出兵，也得等地藏两国协调好兵力，并与天宫三山、海道三岛同时出兵，才可能有胜算。”在三道互不团结的情况下，贸然出兵怎有可能撼动帝国半分？要是帝国不愿再放神子一条生路大举兴兵，只怕三道迟早会被四域将军分别击破，到时世上再无神子。

“你的意思是你还要继续拖下去？”迟迟得不到一个想听的答案，牧瑞迟虽有点受伤，但仍骄傲地不肯轻易放



弃。

“我的意思是——”

不待他把话说完，牧瑞迟截过话，嘲讽的眼神里暗藏着不屑。

“到头来，地藏冥王也不过只是个会在表面上说堂皇话，但骨子里却是个畏事的人。”

“喂！”隐忍许久的药王，火大地挽起两袖。

马秋堂一掌拦下欲上前的药王，冷冷地回眸看向牧瑞迟。

“倘若此刻黄泉国单独出兵，难保不会沦为另一个帝国铁骑下的祭品，说得更明白点，我黄泉国没必要为你冒这个风险。”一个西域将军孔雀，多年来就将地藏三国压得死死不能动弹半分了，更何况是在少了一个九原国的情况下要他向孔雀宣战，助人是可以，但没必要不自量力地为了个外人而赔上自己的家国，他可没兴趣成为下一个牧瑞迟。

“你想出尔反尔？”牧瑞迟的眼中仿佛喷出一蓬火，再也忍不住地将质问大声扔至他脸上。

“别太得寸进尺了——”听不下去的药王忍不住插话，“王上之所以收留你，是因为看在同是地藏人的份上，谁说收留你就得替你报仇？要报仇不会自个儿去呀？干啥硬要别人去替你送死？我们是欠过你不成？”莫名其妙，老是强迫别人必须施舍同情，他们就算是再有善心，

也都被他的贪婪给磨光了。

像遭说中了心事般，牧瑞迟脸色顿时显得一青一白，没想到他们竟连点颜面都不留给他，还将他说得像是个无赖般。他用力瞪看着马秋堂，但马秋堂却沉着声不发一语，像是在承认自家表哥替他说出了一直没说出口的话般。

“你也这么想？”他僵直地看着马秋堂。

“别再滥用你的悲剧，我没必要受你指使。”马秋堂索性放弃台面上的伪相，不再同牧瑞迟客气。

千愁万恨顿时涌向牧瑞迟的心头，不只是为自己亡国后的落魄，更为在他人屋檐下早已荡然无存的尊严，他无法克制地哆嗦着唇，百孔千疮的自尊似被踩了一地，看着他们像在指控他不懂得知恩图报，反而还想勒索他们的目光，哽在他喉间的一口气令他怎么也咽不下，不愿再受此欺凌的他当下将脸一板，紧握着拳心离开这两个令他难堪的人的面前。

看着他怒气冲冲的背影，药王比他还来得更没好气。

“搞什么——”干吗瞪人瞪得像在诅咒一样？都说过又没欠他了，早知道就劝表弟别多事收留他，省得惹了一屁股的麻烦还得受气。

“算了，现在他什么都听不进耳的。”马秋堂倒是可以理解以往高高在上的他，此刻那种被迫得看人脸色的心情。

